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第四十回 義方母督臨愛子 募銅尼備說前因

情種歡逢，嬌娃偶合，豈關人力安排？前緣宿定，赤繩係將來。不信三生石上，相逢處喜笑盈腮。那有今生乍會，金屋等閒開？第佳期有限，好事靡常，後約難猜。幸慈幃意轉，憐愛金釵。誰料沙家吒利，闖門關硬奪章台。空歸去雕鞍蕭索，那不九腸回？

——右調《滿庭芳》

大略人家子弟在那十五六歲之時，正是那可善可惡之際。父親固是要嚴，若是那母親歿茸，再兼溺愛，那兒子百般的作怪，與他遮掩得鐵桶一般，父親雖嚴何用？反不如得一個有正經的母親，兒子倒實有益處。

狄希陳那日在孫蘭姬家被狄周催促了回來，起初家中賀客匆忙，後來又拜客不暇，這忙中的日月還好過得。後來諸事俱完，程先生又從頭拘禁，這心猿放了一向，卒急怎易收得回來？況且情慾已開，怎生抑遏得住？心心念念只指望要到濟南府去，只苦沒個因由。

一日，恰好有個府學的門斗拿了教官的紅票下到明水，因本府太守升了河南兵道，要合學做帳詞舉賀，舊秀才每人五分，新秀才每人分資一錢。狄希陳名字正在票上。門斗走到他家，管待了他酒飯，留他住了一晚。次日吃了早飯，與了他一錢分資，又分與他四十文驢錢。

狄希陳指了這個為由，時刻在薛如卞、相於廷兩個面前唆撥；他道：「我們三人都是蒙他取在五名之內，他是我們的知己教師。他如今榮升，我們俱應專去拜賀才是。怎麼你們都再沒人說起？若你兩人不去，我是自己去，不等你了。」

相於廷、薛如卞都回去與父親說知，相棟字說：「你只看他眾人，若是該去，你也收拾了同行。」薛教授說：「這極該去的。你狄姐夫他是府學，還出過了分資，帳詞上也還列有名字。你們連個名字也沒得列在上面，怎好不自去一賀？向來凡事都是狄親家那邊照管，把這件事我們做罷。或是裱個手卷，或是冊葉，分外再得幾樣套禮。你三個大些的去，薛如兼不去也罷。你再合狄大叔商議如何？」薛如卞合狄希陳說了。狄希陳回去與他父親說知，說道：「禮物都是薛大爺家置辦。」狄員外道：「既是你丈人說該做的，你就收拾。等住會，我還見你丈人去。」

薛教授自己到了城裡，使了五錢銀裱了一個齊整手卷，又用了三錢銀央了時山人畫了《文經武緯圖》。央連春元做了一首引，前邊題了「文經武緯」四個字；又代薛如卞、薛如兼、狄希陳、相於廷做了四首詩，連城壁做了後跋。備了八大十二小的套禮，擇了日子，跟了狄周、薛三省、尤廚子。正待起身，小冬哥家裡叫喚，說道：「俺就不是個人麼？只不叫俺去。他三個是秀才，俺沒的是白丁麼？脫不了都是門生，偏只披砍俺。我不依，我只是待去。」薛教授正在狄家打發他們起身，薛三槐來學了這話。狄員外笑道：「別要嗔他，他說的委實有理。咱家裡有頭口，我叫他再備一個，你叫他都走走去。」薛教授也笑說：「這小廝沒家教，只是慣了他。」叫薛三槐說：「也罷。你叫他流水來，替他拿著大衣去。」待不多會，只見小冬哥一跳八丈的跑了來。狄員外讓他吃飯，他也沒吃。大家都騎上頭口往府進發，仍到原先下處住下。

狄希陳沒等卸完行李，一溜煙，沒了蹤影。尤廚子做完飯，支調了幾句，也沒吃飯，睡了。

次早起來，收拾了禮，早吃了飯，拿著手本公服，四個都到了府裡，與了聽事吏二錢銀子。府尊坐過堂，完了堂事，聽事吏過去稟了，四個小秀才齊齊過去參見，稟賀稟拜，又遞了禮單。府尊甚是喜歡，立著待了一鐘茶，吩咐教他們照常從師讀書，不可放蕩，還說了好些教誨的言語，叫他們即日辭了回去。點收了一個手卷，回送了二兩書資。

依了薛、相兩人的主意，除了這一日，第二日再住一日，第三日絕早起身。因天色漸短，要趕一日到家。狄希陳起初口裡也只管答應，到了臨期，說他還要住得幾日，叫他三個先回，他落後自去。見大家強他回去，他爽快躲過一邊。那三個尋他不見，只得止帶了薛三省一人回家，留下尤廚子、狄周在府。他放心大度一連在孫蘭姬家住了兩日，狄周尋向那裡催他起身，那裡肯走？

一日清早，東門裡當舖秦家接孫蘭姬去游湖，狄希陳就約了孫蘭姬叫他晚夕下船的時節就到他下處甚便；叫狄周買了東西，叫尤廚子做了肴饌，等候孫蘭姬來。到了日晚，當舖極要孫蘭姬過宿，孫蘭姬說：「有個遠客特來探望，今日初來，不好孤了他的意思。我們同在一城，相處的日子甚久，你今日且讓了生客罷。他的下處就在這鵲華橋上，你著人送我到那邊去。」客伙中有作奸作歹的慫恿著放孫蘭姬來了。二人乍到了那下處，幽靜所在，如魚得水，你恩我愛，樂不可言。

狄周見事體不象，只得悄悄背了他，走到東關僱驢市上，尋見往家去的熟人，煩他捎信到家，說他小官人相處了一個唱的孫蘭姬，起先偷往他家裡去，如今接來下處，屢次催他不肯起身，千萬捎個信與大官人知道。那個人果然與他捎信回去，見了狄員外，把狄周所托的言語，不敢增減，一一上聞。

狄員外倒也一些不惱，只說了一句道：「小廝這等作業，你可曉得什麼是嫖？成精作怪！」謝了那傳信的，回去對他的渾家說知其事。他渾家說道：「多大的羔子？就這等可惡！從那一遭去考，我就疑他不停當。你只說他老實，白當叫他做出來才罷。萬一長出一身瘡來，這輩子還成個人哩！」

狄員外說：「明日起個早，待我自家叫他去；別人去，他也不來。」他母親說：「你去倒沒的替他長志哩！你敢把他當著那老婆著實挺給他一頓，把那老婆也給他的個無體面，叫他再沒臉兒去才好。你見了他還放的出個屁來哩！再見了那老婆越發癡化了似的，還待動彈麼？」狄員外說：「你既說我去不的，你可叫誰去？」他母親說：「待我明日起個五更，自家征他去。我撈著他不打一個狗也不算；把那老婆，我也■他半邊毛！」狄員外道：「這不是悖嗎？你兒不動彈，那老婆就知道明水有個狄大官待嫖哩？我尋上門去。再不怨自家的人，只是怨別人？」他母親說：「你與我夾著那張扶嘴！你要嚴著些，那孩子敢麼？你當世人似的待他，你不知安著什麼低心哩！」叫狄周媳婦子拾掇：「跟我明日五更上府裡。」叫李九強揀兩個快頭口好生喂著；又叫煮著塊臘肉，烙著幾個油餅，拿著路上吃。睡了半夜，到四更就起來梳洗，吃了飯。

狄員外惟恐他娘子到了府裡，沒輕沒重的打他，又怕他打那老婆打出事來，絮絮叨叨的只管囑付，只叫他：「唬虎著他來罷，休要當真的打他，別要後悔。」說過又說，囑付個不了。他娘說：「你休只管狂氣，我待打殺那後娘孩子，我自家另生哩？厭氣殺人！沒的人是傻子麼？」狄員外道：「我只怕你尊性發了合顧大嫂似的，誰敢上前哩？」說著，打發婆子上了驢子，給他掐上衣裳，跳上了鐙；又囑付李九強好生牽著頭口。狄員外說：「我趕明日後晌等你。」他婆兒道：「你後日等我！我初到府裡，我還要上上北極廟合岳廟哩。」狄員外心裡想道：「也罷，也罷。寧可叫他上上廟去。既是自己上廟，也不好十分的打孩子了。」

不說狄員外娘子在路上行走。卻說孫蘭姬從那日遊了湖，一連三日都在狄希陳下處，兩個廝守著頑耍。當舖裡每日往他家去接，只說還在城裡未回。那日吃了午飯，狄希陳把那右眼拍了兩下，說道：「這只怪扶眼，從頭裡只管跳！是那個天殺的左道我哩！我想再沒別人，就是狄周那砍頭的！」正說著，只聽孫蘭姬一連打了幾個涕噴，說道：「呃，這意思有些話說。你的眼跳，我又打涕噴，這是待怎麼？我先合你講開，要是管家來衝撞你，可不許你合他一般見識。你要合他一般見識，我去再也不來了。」

正說著話，只聽得外邊亂轟。狄希陳伸出頭去看了一看，往裡就跑，唬得臉黃葉一般，只說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娘來了！」孫蘭姬起初見他這個模樣，也唬了一跳，後邊聽說「娘來了」，他說：「呸！我當怎麼哩！卻是娘來了。一個娘來倒不喜，倒害怕哩！」一邊拉過裙子穿著，一邊往外跑著迎接；老狄婆子看了他兩眼，也還沒有做聲。孫蘭姬替婆子解了眼罩，身上擔了塵土，倒身磕了四個頭。狄婆子看那孫蘭姬的模樣：

扭黑一頭綠髮，髻挽盤龍；雪白兩頰紅顏，腮凝粉蝶。十步外香氣撩人，一室中清揚奪目。即使市人習見，尚誇為閨苑飛

瓊；況當村媪初逢，豈不是瑤台美玉？雄心化為冰雪，可知我見猶憐；剛腸變作恩情，何怪小奴不爾？

狄婆子見了孫蘭姬如此嬌媚，又如此活動，把那一肚皮家裡懷來的惡意，如滾湯澆雪一般；又見狄希陳唬得焦黃的臉，躲躲藏藏的不敢前來，心中把那惱怒都又變了可憐，說道：「你既是這們害怕，誰強著叫你這們胡做來？你多大點羔子？掐了頭沒有疤的，知道做這個勾當！你來時合你怎樣說來？你汪先生待出殯，你爹說不去與他燒紙，等你去與他上祭。你兩個舅子合兄弟都去了，你敢自家在這裡住著？」孫蘭姬在旁嗤嗤的笑。狄婆子說：「你別笑！我剛才不為你也是個孩子，我連你還打哩！」

正還沒發落停當，只見走進一個六十多歲的尼姑，說道：「我是泰安州後石塢奶奶廟的住持，要與奶奶另換金身，妝修聖像。隨心佈施，不拘多少，不論銀錢。福是你的福，貧僧是挑腳漢。你修的比那輩子已是強了十倍，今輩子你為人又好，轉輩子就轉男身，長享富貴哩。阿彌陀佛，女菩薩，隨心舍些，積那好兒好女的。」狄婆子道：「我可是積那好兒好女的？女還不知怎模樣，兒已是極好了，從一百里外跑到這裡嫖老婆，累的娘母子自己千鄉百里的來找他！」

那姑子把狄希陳合孫蘭姬上下看了兩眼，說道：「他兩個是前世少欠下的姻緣，這世裡補還。還不夠，他也不去；還夠了，你扯著他也不住。但凡人世主偷情養漢，總然不是無因，都是前生注定。這二人來路都也不遠，離這裡不上三百里路。這位小相公前世的母親尚在，正享福哩。這位大姐前世家下沒有人了。這小相公睡覺常好落枕，猛回頭又好轉脖子。」

說到這兩件處，一點不差，狄婆子便也怪異，問道：「這落枕轉脖子的筋，可是怎說？」姑子說：「也是為不老實，偷人家的老婆，吃了那本夫的虧了。」狄婆子問說：「怎麼吃了虧？是被那漢子殺了？」姑子點了點頭。狄婆子指著孫蘭姬道：「情管這就是那世裡的老婆？」姑子說：「不相干。這個大姐，那輩子裡也是個姐兒，同在船上，歡喜中訂了盟，不曾完得，兩個這輩子來還帳哩。」狄婆子道：「他聽見你這話，他往後還肯開交哩？」姑子道：「不相干！不相干！只有二日的緣法就盡了，三年後還得見一面，話也不得說一句了。」

孫蘭姬說：「我那輩子是多大年紀？是怎麼死來？」姑子說：「你那輩子活的也不多，只剛剛的二十一歲，跟了人往泰山燒香，路上被冰雹打了一頓，得病身亡。如今但遇著下雹子，你渾身東一塊疼，西一塊疼，拿手去摸，又象不疼的一般，離了手又似疼的。」孫蘭姬道：「你說得是是，一點不差。那一年夏裡下雹了，可不就是這們疼？」

狄婆子指著孫蘭姬道：「我看這孩子有些造化似的，不象個門裡人，我替俺這個種子娶了他罷。」姑子說：「成不上來。小相公自有他的冤家，這位大姐自有他的夫主，待二日各人開交。」狄婆子道：「你說別人是是，你說我是怎麼？」姑子說：「你這位女菩薩，你的偏性兒我倒難說。大凡女人只是偏向人家的大婦，不向人家的小妻，你卻是倒將過來的。」

狄婆子笑道：「可是我實是不平：人家那大婆子作踐小老婆，那沒的小婆子不是十個月生的麼？」姑子說：「女菩薩，你還有一件站不得的病，略站一會，這腿就要腫了哩。」狄婆子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就沒本事站？」姑子說：「這敢是你那一輩子與人家做妾，整夜的伺候那大老婆，站傷了。因你這般折墮，你從無暴怨之言，你那前世的嫡妻托生，見與你做了女兒，你後來大得他的孝順哩。你今生享這等富足，又因前生從不抵生盜熟，拋米撒面。你今世為人又好，轉世更往好處去了。」狄婆子問道：「你再說說俺這個種子後來成個什麼東西？」姑子說：「那一年發水，已是有人合你說了。」

狄婆子又道：「這眼底要與他娶媳婦哩，這媳婦後來也孝順麼？」姑子說：「別要指望太過了，你這望得太過你看得就不如你的意了。你淡淡的指望，只是個媳婦罷了。這位小相公，他天不怕，地不怕，他也單單的只怕了他的媳婦。饒他這樣害怕，還不得安穩哩。同歲的，也是十六歲了。」狄婆子說：「這話我又信不及了。好不一個安靜的女兒哩！知道有句狂言語麼？」指著孫蘭姬道：「模樣生的也合這孩子爭不多。」姑子說：「你忙他怎麼？進你門來，他自然就不安靜，就有了狂言語。」

狄周媳婦問道：「我那輩子是個什麼托生的？」姑子笑說：「你拿耳朵來，我與你說。」狄周媳婦果然歪倒頭去聽。他在耳邊悄悄的說了一句，狄周媳婦扯脖子帶耳根的通紅跑的去。

看看天色將晚，狄婆子說：「你在那裡住？」姑子說：「我住的不遠，就在這後宰門上娘娘廟裡歇腳。」狄婆子道：「既在城裡不遠，你再說會子話去。」問說：「做中了飯沒做？中了拿來吃。」狄周媳婦拿了四碟小菜、一碗臘肉、一碗煎魚子捍的油餅、白大米連湯飯，兩雙烏木箸，擺在桌上。狄婆子說：「你叫我合誰吃？」狄周媳婦說：「合陳哥吃罷。這位師傅合這位大姐一堆兒吃罷。」狄婆子說：「你是有菜麼？爽利再添兩碗來，再添兩雙箸來，一處吃罷。」狄周媳婦又忙添了兩雙箸、兩碗飯、一碟子餅，安下坐兒。

狄希陳站在門邊，仔麼是肯動。狄周媳婦說：「等著你吃飯哩，去吃罷！」他把那腳在地上蹀兩蹀又不動；又催了他聲，他方■囔著說道：「我不合那姑子一桌子上吃。」狄周媳婦笑著合狄婆子插插了聲。狄婆子說道：「把這飯分開，另添菜，拿到裡間裡叫他兩個吃去，我合師傅在這裡吃。」孫蘭姬也巴不得這聲，往屋裡去了，把個指頭放到牙上咬著，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唬殺我了！這吃了飯不關城門了？怎麼出城哩？吃過飯天就著實的黑了！」狄婆子道：「師傅，你廟裡沒有事，在這裡睡罷。脫不了我也是才來。」又向孫蘭姬說道：「脫不了這師傅說你兩個只有二日的緣法了。你爽利完成了這緣法罷，省得轉輩子又要找零。兩個還往裡間裡睡去，俺三個在這外間裡睡。」狄周媳婦說道：「東房裡極乾淨，糊得雪洞似的，見成的牀，見成的炕，十個也睡開了。」狄婆子說：「這就極好，我只道沒有房了。那屋裡點燈，咱收拾睡覺。」

孫蘭姬也跟往那屋裡去了，在狄婆子旁裡站著，見狄婆子脫衣裳，流水就接，合狄周媳婦就替狄婆子收拾鋪。奶奶長，奶奶短，倒是整日守著的也沒有這樣熟滑，就是自己的兒媳婦也沒有這樣親熱。狄希陳也到屋裡突突摸摸的在他娘跟前轉轉。狄希陳看著孫蘭姬，那眼睛也不轉，撥不出來的一般。姑子說道：「這個緣法好容易！你要是投不著，說那夫妻生氣；若是有那應該的緣法，憑你隔著多遠，繩子扯的一般，你待掙的開哩！」

狄婆子問孫蘭姬道：「你兩個起為頭是怎麼就認的了？」孫蘭姬說：「俺在跑泉突西那花園子裡住著，那園子倒了圍牆，我正在那亭子上欄杆裡頭。他沒看見我，扯下褲子望著我就溺尿。我叫說：『娘，你看不知誰家的個學生望著我溺尿！』俺娘從裡頭出來說：『好讀書的小相公！人家放著這們大的閨女，照著他扯出糞子來溺尿！』他那尿也也沒溺了，夾著半泡，提褲子就跑。俺那里正說著，算他一伙子帶他四個學生都來到俺那門上，又不敢進去，你推我，我推我，只是巴著頭往裡瞧。叫俺娘說：『照著閨女溺尿罷了，還敢又來看俺閨女哩！』叫我走到門前把他一把扯著，說：『你照著我溺尿，我沒趕著你，你又來看我。』叫我往裡拉，他往外掙，唬的那一位小相公怪吆喝的，叫那管家們上前來奪。管家說：『他合狄大哥頑哩，進去歇歇涼走。』俺頓的茶，切的瓜，這三位大相公認生不吃，那一位光頭小相公老辣，吃了兩塊。」

狄婆子說：「那小相公就是他的妹夫，那兩個大的，一個是他小舅子，一個是他姑表兄弟。一定那三個起身，他就住下了。」孫蘭姬說：「這遭他倒沒住下哩。他過了兩日，不知怎麼，一日大清早，我正勒著帶子梳頭，叫丫頭子出去買菜，回來說：那日溺尿的那位相公在咱門間過去過來的只管走。叫我挽著頭髮出去，可不是他？我叫過他來，我說：『看著你這腔兒疼不殺人麼！』叫我扯著往家來了，從就這一日走開，除的家白日裡去頑會子就來了，那裡黑夜住下來？有數的只這才住了夠六七夜。」狄婆子說：「天夠老咎晚的了，睡去罷！我也待睡哩。」

狄婆子在上面牀上，姑子合狄周媳婦在窗下炕上。收拾著待睡，狄婆子說：「可也怪不的這種了，這們個美女似的，連我見了也愛。我當是個有年紀的老婆來，也是一般大的孩子。我路上算計，進的門，先把這種子打給一頓，再把老婆也打頓給他。見了他，不知那生的氣都往那裡去了！」姑子說：「這不是緣法麼？若是你老人家生了氣，一頓打罵起來，這兩日的緣法不又斷了？合該有這兩日的緣法，神差鬼使的叫你老人家不生氣哩。」

狄婆子問：「你才說他媳婦不大調貼，是怎麼？」姑子說：「這機也別要泄他，到其間就罷了。他前輩子已是吃了他的虧來，今輩子又來尋著了。」狄婆子說：「這親也還退的麼？」姑子說：「好女菩薩！說是甚麼話？這是劫數造就的，閻王差遣了來脫生

的，怎麼躲的過？」狄婆子道：「害不了他的命，只是怕他罷了。」姑子說：「命是不傷，只是叫怕的利害些。」狄婆子說：「既不害命，憑他罷。好便好，不麼，叫他另娶個妾過日子。」姑子說：「他也有妾，妾也生了，遠著哩。這妾也就合他這娘子差不多是一對，夠他招架的哩。」狄婆子說：「這可怎麼受哩？」姑子說：「這妾的氣，女菩薩你受不著他的，受大媳婦幾年氣罷了。」

狄婆子又問說：「你剛才合媳婦子插插甚麼？叫他扯脖子帶臉的通紅。」姑子道：「我沒說他甚麼。只合他頑了頑。」待了一會，狄周媳婦出去小解。姑子悄悄的對狄婆子道：「這位嫂子是個羊脫生的，腓尾巴骨梢上還有一根羊尾子哩。他敢是背人，不叫人知的。」

狄婆子問說：「我那輩子是怎麼死來？」姑子說：「是折墮的，小產了死的。」狄婆子道：「你說我今年多大年紀？我的生日是幾時？」姑子說：「你今年五十七歲。小員外三歲哩。四月二十辰時是你生日。」狄婆子說：「可不是怎麼！你怎麼就都曉得？」

又問他來了幾時。他說：「不時常來，這一番來夠一月了。因後石塢娘娘聖像原是泥胎，今要佈施銀錢，叫人往杭州府請白檀像，得三百多金，如今也差不多了。如多化的出來，連兩位站的女官都請成一樣；如化不出來，且只請娘娘聖像。」狄婆子說：「我沒拿甚麼銀子來，你到我家去走走，住會子去，我叫人拿頭口來接你。」姑子說：「若來接我，爽利到十月罷。楊奶奶到那管許著給我佈施，替我做冬衣哩。」狄婆子問那楊奶奶，姑子說：「咱明水街上楊尚書府裡。」狄婆子說：「這就越發便了。你看我空合你說了這半宿話，也沒問聲你姓什麼。」姑子說：「我姓李，名字是白云。」

狄婆子道：「咱睡罷，明日早起來吃了飯，李師傅跟著我上廟去。」姑子說：「上那個廟？」狄婆子說：「咱先上北極廟，回來上岳廟。」姑子說：「咱趕早騎著頭口上了岳廟回來，咱可到學道門口上了船，坐到北極廟上，再到水面亭上看看湖裡，游遭子可回來。」狄婆子說：「這也好，就是這們樣。」

各人睡了一宿，清晨起來，孫蘭姬要辭了家去。狄婆子說：「你頭信再住一日，等我明日起身送你家去罷。」狄希陳聽見這話，就是起先報他進學，也沒這樣歡喜。狄婆子叫李九強備三個頭口，要往岳廟去。狄希陳主意待叫他娘：「今日先到北極廟上，明日再到岳廟山下院，上千佛山，再到大佛頭看看，後日咱可起身。」狄婆子說：「我來時合你爹約下明日趕後響押解著你到家。明日不到，你爹不放心，只說我這裡把你打不中了。」姑子說：「小相公說的也是。既來到府裡，這千佛山大佛頭也是個勝景，看看也好。」狄婆子叫狄周：「你就找個便人捎個信回去，省得家裡記掛；沒有便人，你就只得自己跑一遭，再捎二兩銀子我使。」狄周備了個走驢，騎得去了。恰好到了東關撞見往家去的人，捎了信回家，狄周依舊回來了。

狄希陳待要合孫蘭姬也跟往北極廟去。狄婆子說：「你兩個在下處看家罷。我合李師傅、狄周媳婦俺三個去。叫李九強岸上看頭口，狄周跟在船上。」狄希陳不依，纏著待去，狄周媳婦又攔掇，狄婆子說：「您都混帳！叫人看看敢說這是誰家沒家教的種子，帶著姐兒游船罷了，連老鴛子合燒火的丫頭都帶出來了！叫他兩個看家，苦著他甚麼來？」沒聽他往北極廟去。狄婆子在船上說：「這們沒主意就聽他，他是待教我還住一日，他好合孫蘭姬再多混遭子。」姑子說：「只好今日一日的緣法了。你看明日成的成不的就是了！」眾人也還不信他的話。晌午以後，上了北極廟回來，留下李姑子又過了一宿。

次日，吃了早飯，正待收拾上岳廟到山上去，卻好孫蘭姬的母親尋到下處，知道是狄老婆子，跪下，磕了兩個頭。狄婆子說：「我是來找兒，你來找閨女哩。這們兩個孩子，不知好歹哩。」鴛子說：「當舖裡今日有酒席，定下這幾日了，叫他去陪陪，趕後晌用他，再叫他來不遲。」催著孫蘭姬收拾去了。

狄婆子上山回來，看著狄希陳，沒投仰仗的說：「這可不干我事，我可沒攔他呀！」封了三兩銀子，一匹綿綢，叫狄周送到他家說：「要後晌回來，頭信叫他來再過這一宿也罷。」姑子沒做聲，掐指尋文的算了一會，點了點頭。

誰知那當舖裡出了一百兩銀子，取他做兩頭大，連鴛子也收在家中養活。狄周送銀去的時候，孫蘭姬正換了紅衫上轎，門口鼓樂齊鳴，看見狄周走到，眼裡掉下淚來，從頭上拔下一枝金耳挖來，叫捎與狄希陳，說：「合前日那枝原是一對，不要撩了，留為思念。」

狄周回去說了。大家敬那姑子就是活佛一般。公道說來，這時節的光景叫狄希陳也實是難過。他還有些不信，自己走到他家，方知是實。過了一晚，跟了母親回去。姑子也暫且回家，約在十月初四日差人來接他。這真真的是：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